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楇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内篇應帝王此篇所以應為帝王之用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内篇止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崔云即被衣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李云即大庭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平聲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

一○以己爲牛其知去聲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
入於非人
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
矣然猶出於人爲不若非人則相與於無
相與故曰未始出於非人若上古泰氏寢
處自然無所作爲或一以己爲馬或一以
己爲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
德甚眞不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
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因未
始出字却生未始入字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去聲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

以身出經常之典

式義度人敦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

式義用義以準則人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蚉負山則不勝任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聖人之治豈治其外乎但全其性分之内正己而後行確然信實爲其所能之事而已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君人者若欲齊之以法度則人皆逃而避之矣鳥鼠且知避害何况乎人曾謂此二蟲之無知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豫也

言其問使人不樂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

莽眇輕虛之狀壙埌音廣朗猶曠蕩也帠疑是臱字音强上聲古篆之訛上强訛而爲臼下力尚不失篆體古篆臱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感動也又復問無名人

○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趨嚮敏疾彊梁不屈

物徹疏明

遇物透徹疏通明朗

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

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胥刑徒易猶率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

也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

則怵心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也猨狙之便(平聲)執斄(當作貍)之狗來藉(繫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化施於萬物如假貸之以貸而民不恃賴其恩

有莫舉名

有莫能舉而名之即民無能名焉之義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逮愛其術）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既盡也吾與汝平日但盡其外之文未盡其中之實而固以為得道歟未為得道也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叅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謂徇其一偏之術則不能成道此喻列子未盡其實處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

而欲以道與世相高而必人之相信乎
故使人得而相（去聲）汝嘗試與來以予試之明
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
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上聲）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相法有此語）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
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

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草木萌芽栝然安靜
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正之但覺
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

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无復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示之以此故不能相更令列子與之明日重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

吾見其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與

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是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季咸殆見吾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能盡知者故又俾之明日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側皆切）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太沖莫

勝是殆見吾衡氣機鯢桓之審

列子作潘音番米汁也則此審字當作瀋亦汁也

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見其動靜不一故俾之齋以一其心太沖猶言太和太沖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莫有勝於此者故言太沖莫勝衡平也衡氣機者處於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文權字示之以太沖

莫勝者即所謂衡氣機也鯢桓鯢所盤桓也潘来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在水面如米汁也止水之潘爲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却水渟滀也鯢桓之處止水之處上面流水底下渟滀之處皆謂之淵淵有

九名者列子黄帝篇曰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淮南子亦有九璇之淵淵名有九此不過處

其三言尚有未盡用也止水之淵以況地○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鯢桓之淵以況天壤善者機雖是淵水不動却見有鯢盤桓其中便是靜中有微動意流水之淵以況太沖莫勝衡氣機水上面一半流底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爲太沖衡氣之喻言僅以此三者示之尚不能知況示之以其餘乎故又許之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已矣矣吾弗及已

自彼言之曰滅自此言之曰失

壷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音威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吾宗即所謂大宗師委蛇順也不知誰何不分彼此也弟靡如人之弟靡然從兄也波流如波之順流也雖變化無常而未始出吾大宗大宗者道之本原惟虛而已無分爾我因以為弟靡波流故彼莫測其所

以而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音似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雕琢復朴者削去文華復於質朴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自此以下乃因上文壺子之事而申論至虛之理歎曰紛然各分封疆之世哉但一切以此終其生而已

無爲名尸主也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

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應前虛字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如鏡空明物之來者未嘗迎之去者未嘗送之但應物而不爲物所傷下文却言其所以傷者

南海之帝爲儵音倏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篇名應帝王故所言皆帝王之事篇末以壷子示季咸一段明應世隨時之道仍結歸南海北海之帝内篇凡七文字最為精密皆是先命篇名而作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十卷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禍三

外篇駢拇前七篇皆特撰篇名終篇此意此後皆摘篇首之字以名之初無特意不過數須前義耳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音玄疣音尤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枝指手指生傍枝贅息肉依附於形故謂之附贅疣腫結懸係於形故謂之縣疣性生也德得也侈過

多也駢拇枝指出乎天生而自人之所得言之則爲過多矣附贅縣疣出乎有形之後而自天生言之則爲過多矣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多方多端也列於五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二字衍）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

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

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

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

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

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而曾史是已

擢抽也簧鼓如笙簧之鼓動也曾曾參史

史鰌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纍瓦畧而不傾結繩而能解小技之巧者以喻辯者之巧也竄句猶云遁辭也敝疲也跬半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敝之人半步而行也

楊二 二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正者

上正字疑即至字之誤

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

爲跂（音歧足多指貌）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音短）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上聲）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蒿目憂思而目蒙然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

也

嚻許驕切聲也自三代以下天下之說仁義者何其聲之嚻嚻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墨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音諭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音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

不二不可虧也

鉤爲曲之器誘然猶津津然九字句故古今爲一而不見其虧壞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

莊老尊道德而小仁義故有是言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音喬舉也仁義以撓天下也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易其性矣小人則以

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

方言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因臧者善之名

併名其一曰穀

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

筴音策竹簡長二尺四寸塞悉代切漢書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注博塞也

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音竹 係也）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善也）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

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而爲人主上食

淮南子作申兒

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熙校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雖有義讀作儀臺路寢無所用之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爲臺臺上架屋當中爲門因以爲宮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文亦有大儀之庭路寢正寢也舉儀臺與

路寢總宮室之全言之

及至伯樂

音洛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爲名

曰我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當作刿之

燒謂燒鐵以灼之剔謂剔其爪甲刻謂刻入其肉刷謂去其皮節

連之以羈絡頭馽絆足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

橛口銜也飾馬鑣飾即頷下纓

陶者曰我善治埴音熾又埴陶之坏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

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覊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題去聲）跂（音企）爲義而天下始疑矣

塡實而不虛浮顚冥而不晶杲蹩躠跂足而勉行故以喻爲仁踶跂企足而強行故以喻爲義

澶漫為樂摘(音尺)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澶漫猶泛濫摘僻糾摘其邪僻也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

再以馬為喻又進一步說

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

相踶

喜則以頸交加相與靡順怒則背必分背相與踶踢蓋馬之相踶各以足向後故曰分背相踶

馬知(去聲)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

衡轅前橫木扼與軛同所以扼馬頸者

而馬知(平聲)介倪(並如字)闉扼(句)鷙曼詭銜竊轡

介甲也戰馬必帶甲闉城門也扼持也城門所以扼持姦慝鷙曼驕縱也詭銜詐爲受銜也竊轡竊出轡外也言馬習知人情

未被甲而已知甲之端倪未出城而已知城門之扼處遂驕縱不可駕馭詭爲受銜竊出轡外有此情狀

故馬之知去聲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音玄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縣跂者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一（十二同卷）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㸃校

外篇

胠篋 一 〔禍四〕

將為（去聲）胠（丘閭切）篋

胠腋下傍開其篋如從腋取之

探囊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

探囊以手探取其中攝管攝之緘縢封識之具

固扃鐍

鐍古穴切扃關也鐍環舌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都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七智切

耒者耜之柄耨者除草器說文頭長六寸

柄長三尺刃廣二寸

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田成子即陳成子恒也春秋莊二十二年陳殺其太子御寇公子完字敬仲懼禍奔

齊爲桓公工正匿其氏爲田氏陳田聲近故也五世至釐子乞爲景公大夫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以大斗予民由是得衆遂專齊政卒子成子恒弑簡公立平公封邑大於公所食歷襄子般莊子白共九世至田和篡齊爲侯傳桓公午威王因宣王辟疆莊子宣王時人故云十一世有齊國田和以前雖未有國而育姜代陳巳見於卜筮故并數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音以裂也子胥靡

靡者胥靡胥相也靡隨也罪輕而不至朴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

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釋文邯鄲趙都也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大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

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又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

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帶也）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逐字鄧析子作遂）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

以明天下也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
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弗折衡
而民不爭

以鄙協璽以爭協衡句中作弄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
律鑠絶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
聰矣滅文章散五釆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
人含其明矣毀絶鉤繩而棄規矩攦（力的切劃也）
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

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音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

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軌徹跡列交也〕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音峭〕格〔所以施羅網之木〕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以上文例之亦當爲三事知詐漸毒者以
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爲白同
異者合異爲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
相頡爲高也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
爲白而辯之者與之相頡使之走弄不定
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
其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二句說
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
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

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音隳)四時之施惴耎(音軟蝡蟲之小者)肖(音消)翹(植物之小者)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是已舍夫種種之民

種上聲種類也一類而已非有秀異

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栟黙校

外篇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者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

○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宥兩字想當時有此語今人讀之差異耳如詩宥容亦不他見在者任其自然猶言在他宥寬也在宥天下者無所作爲治天下者必有禮樂刑政若在之宥之則何有治天下者哉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故瘁瘁焉不愉悅者不宥之之故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毗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一身陰陽

調和則無疾若過於喜則助其陽勝矣過
於怒則助其陰勝矣
陰陽幷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
人之形乎
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
不成章於是天下始喬詰早鷙而後有盜跖
曾史之行
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中道而不成條理
也喬詰早鷙不可制馭之貌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因喜怒上發出賞罰一段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

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

相助也助之即非自然但有儀文故以為技聖則多能故以為藝知則察人之過故謂之疵臠卷不伸舒之狀傖囊猶搶攘多事貌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 失天下之惑也豈直過而去之邪乃齋戒以 曰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跪坐以進之即老子所謂坐進此道吾若

是何哉言吾如此等人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貴愛其身甚於爲天下則乃可以寄託天下

故君子茍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解擢皆所以傷之尸居坐如尸也龍見如龍之變化也淵默而雷聲默默然如淵之深沉而若聽雷聲也皆靜中變動非徒枯木死灰萬物炊累謂萬物皆囿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熱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玄音而天僨驕而不可係

者其唯人心乎

此極言人心之狀排抑之則縮沮而下升進之則奮起而上排下者雖一時縮沮如囚縛然其不平之氣固在進上者若恣其奮發則充其怒至於能殺人淖約柔乎剛

禎曰

强柔而能剛也廉劌雕琢剛而可柔也

九

其字皆指心而言疾捷也撫猶行也其動也縣而天此心動時如空中懸係於天也

債驕者不可禁之勢

黄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股無胈

髀上小毛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
仁義矜其血氣以規畫也法度然猶有不勝也
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句施去聲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
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
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
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牛引
切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
與不救不踦之蹻同累足而行也

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離跂者促抵伴離地攘臂者舉其臂談者足與手俱起也

意平聲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槢也音接習械楔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鑿音漕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許交切矢也

弓矢所以爲利用言曾史乃爲桀蹠之利
用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
在於空同之上

補四

爾雅云北戴斗極爲空同山一曰在梁國
虞城東三十里

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

曰而所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
也

汝所問者至道是物之本質而汝所官使
者陰陽二氣是物之殘零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族合也）草木不
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以荒矣而佞人之心
翦翦（狹小也）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
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
子南首（去聲）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
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遂者往而竟至也陰陽之原先天太極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去聲愼守汝身物將自壯

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司府
藏中之物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
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
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
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
下爲土
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則下爲土矣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百昌者凡百昌盛之物

故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去聲)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緡緜之合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窮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遠我而去之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緡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其未得道之人盡死而我獨存乎三乎字有惻然憫世而

憂道絶之意

雲將東遊李云雲主帥也過扶搖之枝

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

而適遭鴻蒙

司馬云自然元氣也

綱四

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

十二

贄然立

倘音敞自失貌贄然立者致恭而立如執

贄然

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

民之放(上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
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
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
噫毒哉歎治天下者之遺害也僊僊乎歸
矣鴻蒙欲翩然歸也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不言養心而言心養者心以無為為養也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徒但也)墮爾形體吐爾
聰明倫與物忘

倫類一切之類皆與物忘

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即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云云者非一言可盡也

渾渾（戶本切）沌沌（徒本切）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具於身中未嘗相離但人不能自知耳若彼能知之則是外物可離者矣

○無問其名（本無名）無闚其情（本無情）物故自生

○

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此不在身外反而求之即得矣老莊之所以眇觀天地糠粃人事者恃其有此耳今

襲其學者皆空談而闢之者竟莫得其實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

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有人異已便是他不肯服從故喜人之同已而惡人之異已者欲人皆服從而超出乎衆也然以出乎衆爲心者何嘗出乎衆哉因衆人之同已而無異論然後耳根方寧靜如此則是吾之所能不如衆人之所能多矣又何嘗出乎衆哉

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

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言治國者皆欲出乎衆者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大物者只是一箇大物物物者逐物分之也不物者不役於物也天下乃是渾全一箇大物豈可分爲物物纖悉治之惟能不

役於物者任其紛紛不足以撓之故云而不物物故能物物曉得物物者之非是物則豈特治天下不煩碎進於道矣得道之人獨爲至貴乃能出乎衆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

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

適復往復也挈汝往復擾擾之民以遊於無端

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而

無已無已烏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伸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

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章意淺語囁必狗尾之續貂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二